

四  
書  
湖  
南  
講

大學論明篇

此論照今本次序還應以註中所引爲當

大學重在自明誠中庸重在自誠明二書相爲表裏中庸另有論誠篇茲以大學之明論首揭在明明德並爲一書綱領親民乃明德之分量止至善乃明德之本體亦卽明德中所括者耳下文詳論外止定靜安慮得乃繫承上止至善而預發致知格物之義是止卽貫於物中者因推論本始之當先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之至國家身心意而歸於格致皆卽明之之義末後結以脩身爲本正收轉格致而與明明德相應者也歷引書詩爲因明德親民止至善似出創聞故借古聖賢之格言爲證康誥太甲帝典卽明德盤銘康誥及周邦之詩卽親民邦畿黃鳥文王之詩卽止至善

而夫子聽訟一語。又卽知本之義。皆以印證前文。而抽釋之者也。  
綱不與目並列。故止證而不釋。若八目。則格致之義。已發明於經  
文中。明示所重在此。旣無刺義可再發。亦且不當並列衆目中。故  
不必爲作傳。而止釋六目。誠意章開首不帶正心。亦與各傳有別。  
蓋格致爲擇。如目之視。翳眼不見。必難措手。誠意爲執。如手之握。  
見物不取。終非我有。則格致以後。誠意卽爲要着。故獨提誠意。而  
兩言必慎其獨。若正心。則忘助。覺遣。溫養之功。脩身。則形神兩化。  
融釋之功。皆徐以俟之。不甚着力。故釋文止將心與身。身與家。相  
關處發明。非無功夫。其功夫只就誠意引伸。無另一法矣。至於齊  
家治國平天下。亦皆根前引伸。而非有別法。如誠意之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正心之忿惄好樂不得其正脩身之好不知惡惡不知美齊家之所令反所好治國平天下之民所好好之民所惡惡之凡此皆以好惡爲用功規矩其在身心意則以此矩操之已在國家天下則以此矩絜之人經文止至善致知總皆不外此矩但致知屬知而絜矩屬行知問而矩方耳然知與行又豈有兩傳中如毋自欺見聞知味好知惡惡知美誠求之中絜矩之知上下前後左右知字所寓如蛛絲馬跡相連不斷則知原貫於行中孟子所謂知譬巧聖譬如而中非爾力者此乃作者精神脉絡所在不可不詳察者也蓋大學宗旨要在知止而定靜安慮以格物故所重在明中庸宗旨要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故所重在誠惟

明則顯諸仁而可見可聞故其作用在家國天下道取經世惟誠則藏諸用而無聲無臭故其感通在天地鬼神道兼出世從明入者本體未免有蔽須用照心以破妄其功夫詳於叅提是爲自明誠之教從誠入者本體尚無所琢直了真心以還元其功夫詳於存養是爲自誠明之性然格致之後卽繼誠正誠身之先必始明善是真心照心原無兩體又卽誠則明明則誠之旨而不容有間者但其入手或異各從所重言之至於同歸而入道天道入世出世悉從二書中兼舉焉斯以謂之相爲表裏也

按大學與中庸皆出自成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據漢志引載記爲孔氏祖孫家語則明指子思矣又賈逵言子思真道學失傳作大學爲經中庸爲緯程道又云孔氏之遺書未晦菴又云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不確者近是以漢志及賈逵爲據則學庸實皆子思所作謂  
首三綱八目獨括全書必係夫子之意而子思刪之故復以所  
謂發明於後也大學有鄭康成本與賈逵本俱不分經傳程朱  
始分首章爲經後各章爲傳陽明子欲從鄭本近日管東溟從  
賈本復以己意訂正正反覆我又從鄭本俱各有據考鄭本與  
今本除相同意外內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末本之  
有也之後文理極爲相合似不妄更。又詩云瞻彼淇渙至矣世  
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過謙至此  
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誠意章既詳以文君子必誠  
其意已自收然不應後而尚有許多議論且其意義不類必有  
錯簡程朱提出實爲有見但置在首章之後分釋明晰至善。竊  
恐三綱八目原是一事既釋目而又釋綱且綱與目並釋不但  
重複亦似失體考賈本康誥曰克明德至沒世不忘也列在全  
書之末蓋此皆是廣引詩書作証以抽繹全書中餘意如中庸  
末章引衣錦尚綱等詩一例沃覺有味而且有賈本寫標易置  
非出杜撰其他處次第與今本多錯雜又覺文理離異反當以  
賈本爲主正修所錯詩書一闡參賈本而置於篇末序次應爲  
得當其分章則首章自定提起作主卽稱爲經文亦安。格致既  
含有首章應以誠意章緊接其誠正修齊治等章各有所謂引  
首明是分之爲體引書詩當總爲一章作結大學全書方當完

大清書  
美但程朱既已更定全講內不敢易置○湖南講以謀諸士故  
從今本另有大學講乃予所私撰則以古本相參

大學湖南講全卷

大學於庚午年另請過較原刻迥異

錢塘葛寅亮 講

錢塘鄭尚友 錄測

泰和蕭士瑋 錄演

仁和柴世基 錄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親如字讀

測大學重明，故首揭明明德。若親民止至善，乃卽從明德中析出。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亦卽從明德親民至善中析出，而定靜安慮得。又卽是格致功夫，每提知字云知止、知先、致知，總是要歸於格致，亦卽要歸於明明德。以首重夫明也。學稱爲大，乃宇宙爲量物。我兼成而非一偏一曲之學道，乃所學之途徑。明德者，其本體原通天地，微古今洞然闊燭之無疆，實具於吾心，而

非從外取者故謂之明德。明上加明字是以功夫合本體。將元明之德提醒如故不令有一毫障蔽便是明明德此乃全章之要旨。最爲提綱挈領處也。民者廣衆通稱論學皆以匹夫而具大人之量故以君臨者論而稱民不必分果相臨凡身所值者卽是親則我去提醒他使他心下明白與之精神相貫肝膈相通真如一體然故謂之親民善者純粹無疵至者極盡無歉易云繼之者善誠之者性是善乃性體之本來不落情識爲純粹之極者在中庸卽未發之中亦卽至誠人心息息遷流無少隙之停能止則直接至善之本然一定定在上面而毫無走作也。親民以達明德之用至善以立明德之體總以爲明德者在

則謂大學之道專在於此乃就見成道理指示之耳然欲得此止怎麼樣用功必先要知止此知是能識至善所在不過信得堅牢者未知止時此心移東走西沒有定向既知止只望這條路去死心向前真如矢之赴的豈不有定未定時心不免動擾定則專精於此耳無他閒目無他見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方纔能靜未靜時心不免粗杌靜則相爲恬適如饑渴之於飲食睡卧之於枕席雖有別樣困苦疲勞亦不覺得方纔能安定靜安雖分三項其實總是一心繫戀在止上專爲用慮之地慮乃參提功夫何時不做但未安時心不免散亂卽慮亦渙泊不來惟歷定靜以至安則精詳出於暇裕方纔所用思慮能專

爲無二鑽研得入謂之能慮也。慮則注思之極必定透悟。乃爲能得。得又更有何物。卽參透此止耳。從前心緒散亂。雖有明體。透露不出。惟研磨之後。把吾心來。纏膠擾。震撼昏亂等慮。一切掃除單逼迫在一止。必有本體忽現。恍如撥雲霧見青天者。青天無日不在。而昏霾之後。卒然覩此。得未曾有。故謂爲能得知。止是虛解。如欲到一勝地。而先訪知其風景也。能得是真悟。如已照見勝地。而明知其風景也。此承上止來。而首提乎知。則其得亦只是知之到所止處。蓋慮卽是擇善功夫。正發明格物致知之義。章旨重在明明德。故於格致獨先發之後。傳中不釋格致。亦爲經文中已自道過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虛虛總收上

文本指德。末指民。總是一物。始指明。終指觀。總是一事。本始便當先。末終便當後。又以虛起下文。先後意知所先後。則入門有路。用功不差。故可許其近大學之道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乃知所先的榜樣。明德本是我心裡的。今欲將此明德。盡明之於天下。是要遍世界的人。都一樣明其明德了。欲乃志願者。字亦不虛下。說這等大宏願的人。既有此大宏願。必不肯造次下手。故要討個先着。一步步推將上去。國視天下爲近。甸侯綏要荒每服各五百里。必須以次漸達。天下未平。且把天下放緩。先去治國家。視國又近。欲化行畿甸。必自肅雍宮闈始。國未治。且把國放緩。先去齊家。家之所觀感在身。家有未齊。必須端刑。

于之化自盡其道感化家人只該從身上做起然身子本是森  
然的若逐處簡點頭疼救頭腳疼救腳終不停當惟是心者身  
之主宰百體所繇稟命故先正其心然心體虛圓難以把捉如  
何下手惟是意者心之端倪功夫乃有用處故先誠其意然意  
有好歹一味任他不得又須先致知知卽前明德乃本明之體  
何假外求只就吾意之不自昧處便是致者推而極之務滿其  
量而無虧也然致知須有個方法當於何處乃在格物物卽物  
有本末之物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謂之物格乃通徹而無間者  
蓋他處所論知皆帶着心意言此將心意等別出爲物則知乃  
懸空無寄而物正知之所寄凡物所在無處不是我知體之包

括若於物上有一毫間隔卽於知內有一毫虧欠故須用格謂  
於意心身家固天下無一處之不通徹也然此實根上文止未  
止卽貴於物中處卽研於格內惟於止提知之宗慮無不極卽  
於物裏知之最格無不通故謂上文定靜安慮得卽是格致之  
義云耳在字與先字不同先則有次第可分彼此而在乃卽此  
便是無分彼此故格物只是致知寧事不宜作兩項看者格致  
是求知之法只到得徹悟處若實證之功須自誠意以至平天  
下方竟也致知本屬我必歸於格物又屬人與前平天下本屬  
人必貫以明明德又屬我是明德親民雖分八目而首尾相生  
如廻文詩如連環結人我合成一串而無分彼我前一欲字直

貫下其發願之宏如此。物格而后知致等句。上說先此說後。先是論用。後是論得手。得手須根着功夫。不可躐等。卽先難後獲之意。改致爲至者。致是方去推求。與格一同並進。至則已至。其域乃在能格之後矣。故將格物創作物格。言而后知至也。知未至。一切虛妄念頭。都不覺得。知既能致。纔有起念。便自照了。方可不瞞昧其意。意繇此誠矣。意未誠。必能累及其心。只看人於不好處。平時結想純然。無意中不覺忽然萌動。此乃是意根種入心內。故能爲心累耳。意既不能誠。則不以妄念繫心。方可養得本體冲和。心繇此正矣。心不正。無論恣情妄動。卽着力簡身。終有顧此失彼。不及救護之處。心既能正。則繇根心而生色。方

可化形色爲天性。身繇此脩矣。身脩則一家方好看我樣子去。做好人而家齊。家齊則化漸達於國。而國治。國治則化又漸達於天下。而天下平。逐句有而后云者。非謂了此卽能得彼。乃謂了此方可到彼也。正見功效不容驟等。於前必先意。更有洗發觀此先後次序。則明明德於天下。原不得馳騁於天下。畢竟從自身做起。故又提出脩身爲本。以申明物有本末之說。身字乃總括心意知。而龍虎言之。其本之盡頭處。實在格致。總是個明德。自天子以至庶人。盡天下之人。皆具有明德者。故皆要脩身。本與所厚是身。末與所薄是家國天下。厚薄不是私情。論貴任。原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只看明明德於天下的。把家國天

下都擔在一身。真所謂厚德載物者。若人雖要他明德。不過隨緣化導。這重擔卸不得與他。故謂之薄。若倒行逆施。真無此理。此反言以決修身之爲本也。

演爲學之大。有以一身而該乎天下者。其道安在。在卽吾心本明之德。使之不蔽。而明其明德。在卽同具明德之民。使之不闇。而親愛其民。在卽明德本體之至善。使之不遷。而止於至善。欲得止。須先知止。能知至善所在。則心不兩岐。而后有定。定則心不動擾。而后能靜。靜則心不惺忪。而后能安。安則心不昏散。而后能慮。慮則思極必通。而后能得此止矣。繇斯以觀。凡一物必有根本。有末節。凡一事必有結果。有起因。知得本始在所先。未

終在所後。則用功不謬。而近乎大學之道矣。古之發大宋願。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其願力既大。自不苟芥。加功於天下之中。有  
國。較天下爲近。先理治其國。國之中有家。較國爲近。先整齊其  
家。家之中有身。乃所以儀刑乎家者。先脩飭其身。身之中有心。  
乃所以主宰乎身者。先端正其心。心之中有意。乃所以萌動乎  
心者。先誠實其意。意從何能誠。知乃意之明覺處。而照了一切  
者。先推致其知。若夫致知方法。則在格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  
使知與物會成一片。通徹無間而已。功夫俱要一步步將尤切  
者。着緊。至於物既通徹。則知隨物到而知至矣。知既至。方能意  
無所覆。而后意誠。意既誠。方能心無所緣。而后心正。心既正。方

能身無所染。而后身脩。身脩以後。方情無偏用。而后家齊。家齊以後。方縣親迨疏。而后國治。國治以後。方篤近舉遠。而后天下平。其得手一毫不容踰等者。觀此先後之序。可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壹切總是以脩身爲根本。其本先亂。而末反治者否矣。何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其所厚者薄。以昏昏自處。而其所薄者厚。能使人昭昭。斷乎未之有也。此以見本之爲獨重耳。

商虞宗理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畢竟到聖人地位方能。初學未易及此。當如何用功。答曰。此原只頂上句。泛論大學之道。在這等處。並不指着何等人。論分量。原非聖人不能圓成。而論功夫。雖初學亦可下手。其功夫卽在下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中。

而格致功夫。又卽在定靜安慮中。此處乃總括之綱。待下文方發明。原非另有一義。○鄭注唐問。述講善以至言。卽無善之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惟無乃所以爲至。何如。答曰。本文止云至善。卽中庸亦云明善。云擇善。並不言及無字。何得添捏。卽無聲無臭。乃根上天之載來。載卽是事。恐其着相。故以無聲無臭化之。只是去其事中之相。非併事而無之也。若至善則純粹之稱。有何體相。蓋有心之善。分乎陰陽而善與惡對。便着相。無心之善。返於太極。而離惡僻至。便不着相。是善者本真實之體。至者。冥執着之。相必欲表無似。須云無善之善。乃爲至善。庶乎無病。曰。前講至善。卽至誠。誠乃真心。恐不免有着。曰。誠者。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更何着之有。薛宏繹曰。後文以仁敬孝慈信證止至善。似着在事上了。曰。正惟以仁敬孝慈信作證。鑿鑿可據。故不宜將無字蕩掃乎。善益仁。敬孝慈信乃小德之川流。緝熙敬止。乃大德之敦化。止至善原指大德。而小德卽在大德中。以多證一。以事證理。頭頭是道。原無不合者耳。○吳太冲問首揭明明德至矣。如何又另以止至善足之。豈雄明尚有未善。必止此方完耶。答曰。明德之本體。卽至善。原非有兩。至善如鏡之體。明德如鏡之光。鏡體若動搖。何繇鑒物。明德之推極於至善。卽明之必迴於誠。所謂卽寂而照。卽止而觀。不容有歧者。曰。至善既爲明德之體。則本當屬之至善。今以明德爲本。何故。曰。明德

之本。乃對親民之末言。不及至善者。卽攝於明德中也。大學所重在明。故以明德爲本。而攝至善。中庸所重在誠。誠卽至善。則又可以至善爲本。而攝明德。因所入手不同。故其提宗亦各有所重。○譚貞默問。章內知止知先。致知知至。四知字是同是異。答曰。知字本一樣。或止或先。或致或至。却是不同。知止是知其究竟。知先是知其起手。致知是方去起手。知至是已窮究竟。○  
適京師者。要曉京師實在何處。是知究竟也。先曉起行發哪處。是知起手也。○徐時泰問。知止一向俱說已是能止的了。因何說是虛解。答曰。知止若看得深。則應得作何下落。所以講到慮與科。只得着在外邊處事上。將聖賢參悟得力處。細倒說粗。

了曰。知止猶可輕看。若定靜安似心境已到了手處。恐難說粗。  
他曰。定靜安原有不同。惟證道了手後方纔是大休歇。若初時  
見些光景。只可功夫借他好做。謂之小休歇。此定靜安在慮得  
之前。則其於所止尚未能得。方藉慮以研之。當只是小休歇。於  
了手尚隔遠在。○施惟中問。人心當未能慮時。直是費盡思索。  
何以能定靜安。答曰。若念頭專一。便苦心力索。亦相安適。程明  
道謂金華百萬。與蔬食曲肱無異。只是心專於此故。曰。易云天  
下何思何慮。則慮原是不好字眼。今能得何以反繇於慮。曰。到  
得後。自馴至於何思何慮。未得時。方要借他用功。如何便得不  
慮。然止卽不慮之體。慮以求止。是正慮其所不慮者耳。○柴世

基問知止定靜安慮得。舊說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相配。今獨指爲格致功夫。何故答曰此單看一慮字。思有所歸。曰慮。故謂爲恭提功夫。證之顏子如定靜安卽墮體黜聰。慮卽仰鑽瞻忽。慮而得。正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亦是中庸之擇善。亦卽是明。故只屬之格致。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卽是中庸之固執。亦卽是誠。當屬之誠意。蓋格致思而得也。誠意勉而中也。正心脩身。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卽孔子耳順從心。乃何思何慮境界。是誠正脩處。於慮字說不去。只可斷自格致爲止矣。且格致功夫。旣發揮明盡。則後面不爲格致立傳。更可推也。曰定靜安慮得。旣發明格致。何不接於格致之後。而乃預列於前。曰格致以至善。

之止爲宗。因說止至善。遂繫接知止說去。旣頂上文發止。則語氣不能再斷。遂詳論定靜安慮。得以預發格致之義。曰。格致何以必根止來。曰。格致若不到得止。則所知僅在半途。見地尚未爲大徹。卽用誠正脩齊治平等功。其學亦只到下學。而不能上達。其治亦只到小康。而不能動變。去大學之道遠矣。是格致爲衆目之樞。而止又爲格致之樞。絕不得相離者也。○方士亮問。得止屬之格致。豈至善亦盡於格致中耶。答曰。格致之得止。原只屬之擇善。則後面尚有固執以後功夫。在誠正脩等處。豈得遂盡乎。止曰。得字似有可執者。若單屬擇一邊。恐於得字義未盡。曰。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思而得。思之弗得。弗措。皆以擇爲得。

若執則云。拳拳服膺。云勉而中。云行之弗篤。弗措。並不吉得。則得字屬擇更親切。○艾南英問。此定靜安慮得專誠之格致。豈誠正脩內。獨無定靜安慮耶。答曰。此問最精。格致前之定。乃定之形現耳。至意誠則真定矣。格致前之靜。乃靜之影現耳。至心正則真靜矣。格致前之安。乃安之影現耳。至身脩則真安矣。拳拳格致之前。靠止作把柄。慮作功夫。若見此定靜安光景。非有止以繫乎。慮則定靜安未免作輒。以尚有慮在故。而誠正脩則慮而不慮矣。曰。齊治平內。亦必有定靜安慮。又若何。曰。至於齊治平。則不定之定。而無乎不定。不靜之靜。而無乎不靜。不安之安。而無乎不安。誠卽極卽定。卽動卽靜。卽危卽安。而圓通無礙。則

何待於慮爲此正所謂何思何慮亦卽所謂大休歇者至此則定靜安何嘗不深但前文爲慮字隔斷不得不淺視之耳○方如駢問明德只在我心今說明明德於天下却像把這明德看做世間人公共的要大家同明如何合得他來答曰卽今諸友共處一堂耳所聞處目所見處孰不明了然分得那一處是我所明了的那一處是人所明了的如燃千燈於一室其明各各遍照不相分別亦不相妨礙其形骸雖有千百性靈總只一個人若只求自己明了不去開導他人卽自心便成障礙又若只去開導他人不先明了自心卽人情亦終隔絕陽明子謂明德功夫在親民上做親民功夫在明德上做者此也陸運昌曰要

人人皆明其明德。即使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恐亦未必人人皆堯舜也。曰。這全要看一「欲」字。凡大學問的人。定發大宏願。要度盡世人。皆使入道。至於人的根器。自是不同。其造詣怎能一一到得。然有這樣明明德的人。發了這樣大願。其於天下萬世。或親炙與起。或間風私淑。畢竟也提醒得多。便是我志願無往不貫徹也。○柴世挺問。陽明先生謂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王龍溪謂此非究竟語。心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亦無善惡。錢繙山不以爲然。復申陽明之旨。其說何所適從。答曰。心貴空。諸所有無善無惡。乃返於空者。以此認心。良亦有見。然說善惡與惡對。而並遺之。

說無又不慮與有對而獨執之可乎。惟真空妙有不落邊見。以此言心庶其義乃圓而無漏。陽明子云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然則說有說無亦只是應機接引。未爲實論。曰。然則如何是心之體。曰。明德是心之體。卽陽明子所提之良知。蓋此知通天徹地。亘古達今。如大圓鏡光涵萬象。無一物不森羅。而亦無一物之可着。心無體。以此知爲體。其量亦復如是。所以世界必有成虧。而此知不虧。萬形皆有消滅。而此知不滅。卽造至聖人。凡念俱空。而此照心獨不空。銅至極惡不肖。凡念俱昧。而此良知獨不昧。誠先後天地而無。有終窮。溥遍靈蠢而莫之遺漏。爲人人各具之靈性。所以大學

獨重明明德。併首發格致。不與六目並列。意非無謂而然者。曰。  
前講以至善爲明德之體。今又以明德爲心之體。豈體中更復  
有體耶。曰。明德與至善對舉。則至善爲明德之體。單舉明德。則  
至善卽攝於其中。而明德又爲心之體。究竟非有兩體者。陸鳴  
時曰。知旣是心之體。何以隔過誠意。方言致知。曰。知在心。乃性  
靈之照了也。知在意。乃識想之分別也。致知惟連着誠意。宜單  
就意說。蓋心知未易遽露。而意知當下可提。用識想以掇性靈。  
卽前以慮求止之義耳。○程問世間意。乃心之所發。今從管氏  
以心之端倪言。亦何所見。答曰。發則馳於所感。純屬之情矣。若  
意乃未發而含於識。方發而注於情。介在動靜之交。故謂心之

端倪而非可專以所發言者也。○但宗臯問格字漢疏訓來程朱訓至象山慈湖謂格其物欲陽明謂格不正以歸正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今何以獨用通徹之說答曰訓來訓至頗近而於格字不直貼若格去物欲則與物有本末物字相悖格不正以歸正則與正心正字相混總之格去格正格式俱像誠正脩中義惟通徹之訓出自呂東萊於致知方體貼得着又經書中凡論事天地鬼神多用格字我去通徹乎神是感格神來通徹乎我是來格卽論孟中有耻且格亦當訓君之通徹於民格君心之非當訓臣之通徹於君又通則未有不來且至者來字至字義俱可該於其內似格字惟此訓最爲精覈余應桂曰格字

以通徹訓似卽致知之義。恐兩下太無別。曰。知與物都有別。致知者。推此知於物也。格物者。格通此物於知也。兩下正相難。不得。故不用先字而用在字。○劉日職問。物是意。身心家國天下。則物乃紛然不齊。格之之功。何處下手。答曰。原說功夫只在一慮字。今人但認分別爲知。不知如何是知。但認著念爲意。不知如何是意。但認含識爲心。不知如何是心。但認耽欲爲身。不知如何是身。於此正須要參。曰。家國天下。豈亦難認而待參耶。曰。若於意心身外。別爲家國天下。便成扞隔。參得透時。內無我相。外無人相。卽意心身。卽家國天下。卽家國天下。卽意心身。息照。則寂然不動。起照。則感而遂通。何得更作殊觀。陳文鴻曰。卽

意心身亦各不一。豈能逐項分叅。曰。總不外於一止。雖云格物。  
而實從物中格止。慮而得。則已悟到此止。繇是一止能止衆止。  
月在天心。而百川皆映。號物之數。處處可通。蓋合之爲根本之  
智。旣叅悟自心。而分之爲差別之智。卽擴了諸境。更有何物。能  
礙吾之格耶。但宗傳曰。旣重在止。只須知止。慮得。卽薰致知之  
義矣。何必又增格物。紛然滑雜。使人難以理會。曰。予以知何所  
在。將在意耶。在心耶。在身及家國天下耶。總之知體無物不邊。  
不能別其何處爲知內。何處爲知外。而可容分裂者。惟物原卽  
在知中。故必須格物以盡其量。而物中一貫之宗。則已自有知  
止在。趙光抃曰。格物與慮止。終覺話分兩頭。何能強貫爲一。曰。

若不相貫。則格物與應止。功夫須兩路去做。如何下手。蓋非物無以盡知之量。非止無以捦知之宗。兩下相合。則入乎至廣之中。得乎至一之解。物止可以交攝。一多豈不互融。故謂卽源于之擇乎中庸。得一善亦卽子貢之多學而識。一以貫之者也。◎蕭士瑋問。格致誠正脩齊治平。還是功夫一時並用。還是完了。一件方做一件。答曰。數項境界。原無分彼此。故功夫但有重輕。得手方分先後。蓋知乃意之所覺。意乃心之所倪。心乃身之所宰。而身則隨其所值。運吾之心意知。以交於家國天下。身心意知。固是一個。卽家國天下。亦隨所值便是。是數項一時俱有。境界之無分彼此者也。惟境界無分彼此。故功夫亦不得分兩截。

格致時卽做誠意等。而格致爲重。誠意時卽做正心等。而誠意爲重。正脩齊治平等皆然。至誠正脩齊治平時。仍不忘格致。亦重在彼而輕在此。是功夫之微有重輕者也。惟功夫有重輕。故得手因分先後。見得透徹。方於誠意能着實不虛。而正心則繇有意化於無意。脩身則繇有心化於無心。齊治平則又繇近而漸推漸廣。以化及於遠。是得手之有漸次者也。非分非合。亦分亦合。非先非後。亦先亦後。在用功者自會之耳。○張股甫問知乃同一明德。而講中有解有悟有證。何以各別答曰。以見地有淺深。故歷境亦有虛實。凡知止知先知本。皆所謂解耳。必應得而物格知至。乃悟也。易所謂知至至之。孟子所謂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意誠以至天下平。乃證也。易所謂知終終之。孟子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今借傳文以影之。如格意之物。則明乎其欺。而知至於意矣。格心之物。則明乎其所。而知至於心矣。格身之物。則明乎其辟。而知至於身矣。格家之物。則明乎誠求。而知至於家矣。格國與天下之物。則明乎絜矩。而知至於國與天下矣。此皆從悟後通之。而證則未然。又如知意如何誠。必實到毋欺。方證乎意之知。知心如何正。必實到無所。方證乎心之知。知身如何脩。必實到無辟。方證乎身之知。知家如何齊。必實到誠求之中。方證乎家之知。知國與天下如何。治平。必實到絜矩。而上下前後左右之皆同。方證乎國與天下之知。此乃所謂證也。

此知惟析之既精方合之無漏耳。○孟師尹問物格知至以下時說皆謂了此卽能得彼。今謂了此方可到彼似又有漸次等待何也。答曰。物格完了卽能知至獨此句可說得無漸次。若知至意誠以下則事各不同。正須逐處還他下落。纔見造詣實際。如見地透悟的虛妄念頭亦多打破。大段固能誠意然或單尚解脫得虛景而忽實脩者世多有之。此亦是自便之私未淨。總爲意不誠。意誠固大槩心正至無心忽起一念多有不及覺者。如程伯子吟風弄月後尚然見獵有喜心豈卽隨意正乎。心正固大槩身脩然身于愚人照管初時著意簡束似覺容易及至正心後着不得念細微錯悞或反不免孔子從心不踰矩至七

十始能整難言之矣。至脩身後亦間有家不齊者。大聖如舜。尚  
有頑嚚可見。家人亦須逐漸感化。霎時那便整頓得來。家齊亦  
有國不治者。又如舜當忝忝不格姦後。至其攝政。四凶猶叛天  
誅。則國人豈能速變。國治亦有天下未平者。文王化行南國。止  
於三分有二。則那一分未歸。正是參差不平處。故謂而后云者。  
非了此卽能得彼。乃于此方可到彼也。聖賢學問精微。莫密於  
此。正須逐節需次。俟其功夫火候果到。則效驗亦自相因而至。  
要非終隔遠而難企者矣。○鄭尚友問。衆目功夫。各在必先處  
做。若而后處。又有漸次。似須又做功夫。未免重複。答曰。前講原  
說。先是用功。后是得手。蓋因必先處。而后逐句相照。惟必先處

功夫逐節有重輕。故而后處得手亦逐節有次第。若說知至便能意誠。意誠便能心正。則與必先處逐段挨去者反不相肖矣。况逐句一氣凌駕過去。則許多而后要他何用。毋乃文煩而不殺乎。曰。前講一止能止衆止。今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逐項又有次第。豈止尚不能一以貫之耶。曰。前以悟言。而此以證悟。如寐者之得醒。開眼便能了然。故只須得一止以該衆止。證如視者之辨物。逐處應爲闊歷。故又必盡衆止以含一止。是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功夫。原一一不可缺。而其樞要。却總不外於此止。○徐世淳問。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似功夫只該在身上做。前而却說欲明明德於天下。又將念頭馳向天下去。這是爲何答。

曰志願必合天下以歸一身功夫必繇一身以達天下○葛孟  
真問宋儒謂知先行後陽明謂知卽是行今獨重在明明德似  
卽陽明之旨然否答曰知行雖說絕無可分亦難說絕有可分  
如格致屬之擇善知也誠正脩齊治平屬之因執以後行也知  
行安得不分然求知須用格致之功是知不離乎行用誠正脩  
齊治平之功卽實踐格致之所見是行不離乎知知行安得不  
合要此只就進步時言耳若到了手則所行皆屬應跡而不當  
所知乃返本體而常照惟本體自知故初時以格致爲叅提卽  
要見本體隨後以誠正脩齊治平爲造詣亦要證本體始終總  
歸一知而行特其中之過影耳知行雖或分或合而究實仍歸

於一者。大學所重在明。予只照本書敷演。不敢於先儒有左右袒也。

管東溟曰。明從日月合體成字。而合內照外照二義。內照謂透悟。自心外照謂光被四表。此言明明合外內之道也。○大學之止至善。與中庸之得一善。義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義。有以惡對善而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從淑慝而分也。是曰萬善。有以過不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從性善而來也。是曰一善。性善原於太極。而淑慝判於陰陽。陰陽有對。而太極無對。此至善之源頭也。其體非玄非虛。乃此心之恰得其中處耳。○或問近儒之講至善。多究極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處。果是大學宗旨否。曰。大學從格物始。至天下終。不過絜好惡之矩而止矣。好惡之矩。豈謂不從無聲無臭中來。然必執無聲無臭之詰頭。以論大學之止至善。便濫淫於禪門覓心了不可得之公案。據後章關到止至善處。原以文王之止仁敬孝慈信爲的。豈必借路禪爻以深至善之說。唯文王之所以止至善。却是通極於天命之穆穆者。其要則在於緝熙敬止五言。學者當求所以緝熙。所以敬止之着落處。○天子之明德。於天下不待言矣。庶人無位。則如之何。曰。中和一致。位育潛通。由家以風國。由國

以風天下。一有聞其風而興起者皆吾明德之所及也。孔子其  
所用於世而或有立大木不知化育之至誠隱迹於中則先天而  
天不違其幽蕪神明之功更不可量此非中人以下可與語也。  
是故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無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捐焉  
○止至善之君子無心過猶易無身過更難世有慎獨之君子  
其心已無人我之障而動容周旋不背中禮身過猶未盡無也  
故不足以立極於天下○心與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儒者曰  
心該動靜意有物之端又曰心無善惡意之動而有善惡皆影  
響之見耳夫心統性情而意則有根有苗性者心之心也廓然  
包乎太虛而至善無朕者也情者心之意也隱然苟於方寸而  
善惡兩含者也其隱然而含者謂之意根猶屬於情意之苗則  
發於識識發則根動而七情別矣向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  
而忽起善惡哉故意不專屬動亦屬靜善惡不專屬意亦屬心  
心不隨意而有生滅意則根心而有動靜意之動而合乎性者  
曰幾其動而著於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誠攝情而歸  
於性則心正○以至善名性則可以至善名心則不可心含真  
妄者也唯天地聖人無妄心卽是性謂聖凡同心則可謂聖凡  
同意則不可意分人我者也唯聖人無我意卽是心然性入氣  
質便是含妄之心心既含妄便是有我之意心含妄故不能與

無極之真爲一而有忿惄恐懼之所無所則正意有我教不能  
與天地萬物之體爲一而有好惡之辨不辭則誠誠正合而解  
身之道備而升者心之神明也滿六合通古今而無不在焉若  
方寸中起滅之知乃意知非心知也心知雖不離乎意知然意  
知有通有塞而心知無塞無夜其幾可驗於寤寐之間不緣寤  
而覺不緣寐而昏者此心知也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心  
意若形影然形不完於影而影必圓於形人之所以能窮三際  
得十方而無不知者心量局也其所以有知有不知而見聞不  
越耳目思惟不越見聞者意量局也常人以意爲心故心知之  
量亦局聖人以心爲意故意知之量自周而要之實無二知也  
其形影在未發已發之間而其影現則有了別分別之辨分別  
之心卽意也了別之意卽心也○心有萬緣俱息之時而知體  
則未嘗妄是以佛氏但空識情不空識性而曰了了嘗知不成  
斷滅○心之靈處卽知知之虛處卽心其實非二物也意與物  
正知體合內外之道處滅知者意觸知者物也試以鏡覽心如  
鏡之體知如鏡之大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所照○身之主  
宰曰心心之端倪曰意意之了別曰知知之觸處曰物○格致  
則一事也何以開爲二目曰此義可分可合意誠之後必合意  
未誠則尚可分蓋有求致知於格物之外者爲中下二乘之禪  
學又有勉強格物而知難致者爲訓詁詞章之俗學迷人誣坡

一事爲兩事。達人安得不分。一日爲兩日。○知所先後。特知本之當先。然瓦未必悟也。一旦洞然知至善之所止。斯則可以言頓悟矣。猶未可謂知之至也。領悟之後。不發漸修之功。而定而靜而安而處以至於能得。斯乃悟中起脩脩中仍起大悟。可與超凡而入聖矣。然猶是知至之之學已。至而益求其至。然後意誠心正。以至於天下平。方乃是知終究之之事。○知止能除雜分。先後亦只先得物格知至。一案未盡。事之終始。○佛說別人心有根本之智。有差別之智。卽儒家一本萬殊之說也。根本智。固從一貫中出。差別智。實從多識中出。兩智合而知體乃至。故粗言知至之始條理。其案若了。在誠與之先。細言知終之終條理。其機實貫到平天下之後。可從正心一關。做作兩界。心正以前。重在了根本之智。故以慎獨爲要。心正以後。重在了差別之智。故以絜矩爲的。問子以格致一宗。貫誠正脩齊治平。六自然。則物格知至而後。直從知體上致。其所未致乎。抑猶從意心身家國天下。隨處點綴。正是從知體上致。其心身家國天下。隨處點綴乎。曰。隨處點綴。正是從知體上致。其所未致也。坊有生熟。物格知至之分量。亦不等。意心身間。有自信。不滿處。安得不謾。時隨處點綴。其所未至哉。然懶惰既已在手。則歸宿處自有在。亦只結在物格知至一路耳。○問近儒講以定爲誠意之別名。靜爲正心之別名。安爲脩身之別名。慮爲齊治平之別名。得卽物格知至以後。事於義當否。曰。通於一萬。

學，則故曰慮而后能得。然物亦豈能一朝盡格？知亦豈能一朝遂至？誠正脩齊治平之功夫，亦豈能當下識毫無漏？故但以定靜安慮四字形容其性境而已。定含誠誠之漸也；靜含正正之漸也。安含脩脩之漸也。慮含齊治均平，皆其漸也。其得乃知至之之得，非知終終之之得也。然而有進無退矣。從此日新又新，明德與新民合然後知止之學竟。則所謂知終終之也。聖學之成章後達，亦於此乎可見？若謂定靜安慮是誠正脩齊治平之別名，則頗上安頤既非義，然謂誠正脩齊等義與定靜安慮不相應，又近於節外生枝。一心可出兩境也，亦非義。○按八條目中，格致二目爲虛位，其義貫乎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誠正脩齊治平六目爲定名，其功全在格致。格致雖二目而實一事，既先乎意未，誠心未正之初而托始。復後乎國已治天下已平之日而要終者也。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俱攝焉。

吳覲我曰：「有性德，有脩德，有成德。性統宗而一致，德時出而異名。周禮之言智仁聖義中和也，孟子之言仁義禮智也，皆所以名性德也。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其脩德之謂乎？學不厭智也，故不謫能而其成德之謂乎？依於性德而起脩德，依於脩德而達成德，重於成德而完性德，卽一卽三，非三非一。大學之明德，謂性德也。性德之名，何此非彼？何彼非此？何多非一？何一非多？明也者，智之異名也。周禮之名性德者六，而明就其始，孟子

之名性德者四。而明要其終顯諸仁而爲親民。藏諸用而爲止  
善。在凡不減處。聖不增貴。非獨陰陽非獨殺。一而已矣。○明德  
指蒙知也。明明德者真知也。蒙知之謂性。真知之謂悟。靈知承  
境而妄知生矣。知返原而真知啓。依靈起妄。破妄卽真。○同德  
本明也。安用明之志。非明也。安能明之。日如日。舒光。光還照。且  
吾真之明也。明其本明而德體不減。如水凝冰。氷還成水。破妄  
之明也。明其不明而德體不減。○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  
必同體。天之民也。對身而曰家國天下。身也民也。皆明德中所  
現物也。外民於身而拂之。則靈知散于形骸之小。如存塵境。一  
物不容。逼民於身以貌之。則靈知包乎宇宙之大。如無塵境。萬  
物皆備。○知者止之光。止者知之體。非二物也。知者明也。止者  
誠也。誠之爲物。在聖不增。凡不減。然而能使凡之爲聖者。非  
試也。明也。器用者空。而空不能爲器。人弘以道。而道不能弘人。  
○有定者。有不定也。蓋有知其所止。而志奪於攻取。氣阻于怠  
流。神喪於滯合者矣。急乎定。定者。於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時。常  
微不離。無有妙轉。乃至造次顛沛。無有散亂。不生疑惑。如舟逆  
流。高擗相半。惟念直前。更無餘想。○物我乍泯。之謂靜。動亂永  
息之謂安。如是。中大和之安處。雖有餘津。不能濁亂。隨緣還境。  
○未之所附。曰至。未之所該。曰未。非二物也。造終之端。曰始。蒲

始之量曰終非兩事也。勇以任之曰先寬以居之曰後非異時也。如是之知謂之知本。謂之知所先後。○如室中燈。光徧一室。一燈亦徧。千燈亦徧。此性體也。欲分于燈。先求一燈。但有一燈卽具于燈。此教體也。已之明德明於天下。其一燈之徧乎。人之明德皆明于天下。其十燈之徧乎。夫一燈之徧可分而爲千燈之徧。而其所以分者姓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明德之姓而已矣。姓衆則燈之分也。亦衆而能分之燈。非獨優也。姓寡則燈之分也。亦寡而能分之燈。非獨劣也。吾之明德誠可以爲知之之式。而民之知與不知也。勿論。雖萬世而下。有能知之者。亦吾之使之知也。○身附於家。家附於國。國附於天下。天下附於天地。天地附於太虛。太虛附於心。心者海也。身者泡也。家國天下者。衆泡之別相也。心動爲意。意誠心正。而明德之體廣矣。大矣。雲散月圓。長空獨明。其誠意之喻乎。沼沚之得月者。家也。溪澗之得月者。國治也。江河之得月者。天下平也。○身之與天下接也。不必其有之也。而好惡形焉。無僻於家。家齊矣。無僻於國。國治矣。無僻於天下。天下平矣。本之治。卽末之治。借所當者寡耳。剝之吹毛。識者不謂其不斷屑也。○致知之知。實知也。知至之知。真知也。知止。知本知先後之知。似知也。非似知。不發真知。真知起而似知銷。非真知不顯。知。知徧而真知泯。○心意知者。身之靈。而家國天下之影也。靈能應物。影能隨物。應物者。

不物之物也。隨物者兆物之物也。以心觀物，何物非心？以物觀心，何心非物？○心者，名也；意者，用也；知者，體也。故心意知者，物也。物有本末。本末皆物也。身心意知對末而爲能格之物者，也。家國天下，對本而爲所格之物者也。格末於本，則家國天下爲一身。本能格末，則身不在私而在家國天下。故大學之境界，一言以蔽之曰：物。而大學之功夫，一言以蔽之曰：格物。○物之有性者，可合分殊爲理。一物之有形者，亦可析理，一爲分殊。故置天下而先國，置國而先家，置家而先身者，雖非大學之道，而猶可爲也。若夫身之於心也，心之於意也，意之於知也，謂之曰一。猶以爲剩，况其二乎？置身而正其心，是尤不藉鏡而照也。置心而誠其意，是波不令水而澄也。置意而致其知，是日不舒光而徧也。非一非二，孰後孰先？無先而以先言之者，語所重也。無後而以後言之者，推所繇也。○會求於本，卽家國天下之境，而施格致誠正之功，達本於末，卽格致誠正之時，而視脩齊治平之效。身有崇卑而效之小大異，身有寂感而效之微顯異，萬物之協和也，四方之風動也，效之大者也。天下之人被之，鴻濶之成都也，夾谷之歸田也，效之小者也。一方之人被之，五典之克從也，四教之不倦也，效之顯者也。同道之朋知之，克己之歸仁也，強恕之反身也，效之微者也。自知而已矣，惟聖知聖而已矣。雖然，未有不得於微而能得於顯，不得於小而能得於大者。故

微者驟之木也。小者大之本也。爲大於其小。爲顯於其微。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知明德之常應。常能謂之知止。知其常應。故絜矩之用。誠然知其常能。故藏身之達。謂之知止。知其常應。故絜矩之用。誠然知其常能。故藏身之達。謂之知止。其所知者勤而已矣。知身民之非一。非二。謂之知本。知其非二。故明德於天下之任重。知不如是而曰知止。其所知者末而已矣。此二知者。大學之初門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康成古本原自許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置在誠意章後。似覺無謂。考賈述古本。大界俱列在全書之末。蓋此是廣引詩書作證。正如中庸末章引詩一例。似當依賈本置於末後。而章內次序則依鄭本爲當。但程朱二子既移置於此。今請不敢復古。仍從之。

測自此至此。謂知本。乃歷引舊詩併聖言。以爲明親至善。及知本作印證。而闡繹之。以見立言之非無微旨。趣之難遂。盡云體

康誥是武王述文王之德以告康叔者。克訓能如克長克君之克。太甲是伊尹述成湯之德以訓太甲者。顧乃一眼看着提訓正審乃端正審察目精畧不參差。命有囑付意蓋天意欲人脩德行善若以此囑付之而鑒臨不真最爲顯赫故謂之明命所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學者時時瞻顧在此自不敢有一毫昏散之念而對越惟虔矣帝典史臣誦堯者堯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本極高峻故謂峻德自明卽是明明德意不必重發單要看一皆字從來聖聖相接無不自明其德古之人皆然斷未有出得這圈子外的真是千聖的傳並非顓門曲士之學此是歷引書以印證明明德而繹之者也。

演明明德之說何昉乎。康誥言文王克能昭明其德。太甲言成湯顧察乎上天鑒臨之明命。帝典言帝堯克能明其高峻之德。夫自文遡之湯。自湯遡之堯。並無有異術。悉皆自己求明也。而明明德謂非聖聖的傳哉。

商災應爻問皆自明自字。正與在明明德相發明。乃歸重自己之意。何爲不重。而反重皆字。答曰歸重自己。乃在此謂知本處。若此章證明明德自字止當得德字。惟皆字乃總指三書取證。愈多。則宗旨愈確。故獨重此。○陳周臣問。自此至此謂知本。明是釋明德。親民止至善。何謂非釋。答曰後面誠意止心等章。俱以所謂提起。此謂結束。而此處獨無。豈得以釋文例論。且後面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即是前面明親至善等中事。後既釋而前又釋。更覺重複。蓋此因前明親至善之說。似出創聞。故歷引詩書。把古人成法以作印證。而趣味難盡。復爲闡釋之所以作者。絕不自立議論。間有發揮。不過爲作註脚耳。至聽訟二句。又是引夫子之言。雖此謂知本句是釋語。而文內未有發知本意。蓋似釋非釋。要亦相證之意云耳。○陸鳴燈問。此後引詩書各章與中庸衣錦章。皆謂證首章而釋之。何相同至此。答曰。既皆是引詩書發論。便與他章迥別。蓋證者是前義已完。借古人以徵信。釋者是餘味難就。借古人以引伸。兩下合看。色色相符。雖欲不同而不可得者。此克明等章。當叅古本合併移作末章爲。

是然而未敢遽更也。

管東漢曰顙諤天之明命卽夫子畏天命之說也。古人慎獨之意也。人情見君父則肅見師保則欽非以有所忌憚而然歟。况乎赫赫天命日監在茲患廸吉從道因唯影響而可以爲心。遂志參其間哉。時時顙之慎獨之功斯密矣。或曰審若是則有所畏而不爲惡耳。豈聖人先天之學不知峻德如克猶曰欽若昊天純德如文猶曰昭事上帝聖人與天合德正以其畏敬之常存耳。此大學以慎諤之訓入於康誥堯典之間而總結之曰皆自明也。宋儒忘二氏之虛無又欲撥去因果而謂天命爲蕩然之空理則虛無益甚何以發人慎諤之誠近儒復影二氏先天宗旨輕言宇宙在手命自我立則流於小人之無忌憚焉亦異乎夫子畏天命之說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測盤銘是湯於沐浴之盤作銘辭以爲警苟者設若意不着力

凡人雖爲夙習蔽錮。安能無一念醒悟之時。夫使其終於蔽錮則已。苟不能終於蔽錮而有一日之新。安可把這好念頭虛度過。苟字下得最圓活。正使人自己反求乘此一念。今日新矣。明日或不加洗濯。便依舊是今日模樣。明日新矣。後日或不加洗濯。又依舊是明日模樣。如何得有長進。故須要日日新。又日新。知人身向來通在垢穢中。今日固洗潔淨了。向後每日要洗。不可畧有間斷。此是泛論常新之法。不專屬自己。卽作民亦不外此耳。新民者。民向時染於紂惡。今歸周有向化方新之意。爲上者要迎着他新的機括爲之鼓舞。是作起其方新之民也。此新字屬在民主。若我去勤民。乃在作字內耳。詩乃頌文王者。維是。

助語辭。周自后稷開國其來已舊。至於文王脩德格天。惟天眷德。雖未嘗取有天下。而化行南國。人心翕從。上天眷注之命。已屬於周。與前國運不同。故謂之新。此乃格天之學也。極字。指三聖人之成法。卽日新。作新維新。此亦不重所重在無所不用。見成規。具在處處可摹。不容一毫少遺者。此是歷引書詩以印證親民而繹之者也。

演親民之說。何昉乎。湯之盤銘言。設使人於一日之間。煥然自新。不可忽畧而遽止。繇此更加洗濯。日日增新。又日增新。月異而歲不同焉。康浩言。振作其向化方新之民。詩言周雖舊邦。至文王脩德格天。其天命之眷。注於此爲聿新。自古如湯如文。如

武皆新之之極者而成規在在可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以爲親民法焉

商王一虞問湯銘曰新又新則新新不已矣乃首章止於至善又似有住足處何也答曰止善如把舵日新如行舟○畢登賢問玩新字似親民還作新民方與相合答曰經文原是親字如何因後改前曰以新字頂親字似意不相蒙曰若聽人安於舊染便是棄之一體外了惟使之煥然一新乃爲親愛則新之正所以親之也凡變文相發明者經書中儘有何必拘定字眼須來○平道焜問新命不必說到受天命上看來天視聽卽民視聽民德皆新卽是新命若意在受天命便是有爲而爲了答曰

天命之謂性。人性原從天命來，故功夫必至合天方爲究竟。况人世上寵利還可有心邀求。天命無私，若非真有不睹不聞之功，與無聲無臭者相合，安能感通？此正是無所爲而爲處。○任嗣宏問其命維新命字，與顧諗之命亦相同否？答曰：「命總是上天囑付之意，然細分之以神理言，則爲降衷之命；以氣數言，則爲降祥之命。○何位問盤銘章既是證親民，只宜作新民一語足矣，乃始之以日新，終之以新命，何也？」答曰：「日新卽該明明德，新命卽該止至善三項功實相因，雖分證而義難判然，故亦兼及之耳。」

吳觀我曰：「有垢之謂故，如在塵鏡明陰而非減，去垢之謂新，如離塵鏡明顯而非增。○日日新之謂不已，又日新之謂不往。○

能親民乃可以作其新能新民乃可以成其親親而不新其爲親也煦煦而已沂而不親其爲新也察察而已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熙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葍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惄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目脩也瑟兮惄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潤那能爲王者之都。千里則無所不容。悉聽民之居止。此直述其詩不加訓釋。而至善之當止。默然寓於言外。上高爲丘。隅是一角。詩言丘隅。可以避矰繳。而鳥止之。故夫子嘆其於當止處。能知其所止。可以人不如鳥者。借鳥以動人之知止也。詩咏文王。正是能止的樣子。本說明德。乃反言穆穆者。蓋其明德在隱微處。托基量爲玄然。卽不識不知之意。於嘆辭。緝字從系。如絲之聯續。熙字從火。如火之光明。敬者。儼若忍。以敬爲止。乃儼若者。常主於中也。然本體旣稱穆穆。難以識認。於是從作用處指點爲人君。如四民莫獨各得其所。猶切如傷之視。是其止仁爲人臣。如三分有二。稍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是其止微爲人子。如

事王季能盡問安視膳之節。且靡悔之德。道追來孝。是其止孝。  
爲人父。如開木支百世之葉。且使武周之聖。世德作求。是其止  
慈。與國人父。如萬邦作孚。至於虞芮質成。相愧而反。是其止信。  
這仁敬孝慈信。雖有五件。總敬止之發於君臣父子國人。而隨  
在異名。各各指點者。要令止之易曉耳。此是屢引詩以印證止  
至善。而繹之者。也有斐君子。乃衛人美武公者。爾雅切治骨。磋  
治象。琢治玉。磨治石。合之總是已。精益精之意。但旣分兩項。則  
骨角是脆的。易治。玉石是堅的。難治。琢磨較切磋更深入。道訓  
言。乃皆詩句所言之意。學是學問。要研窮得精微。自脩。是自己  
脩。爲要克治得。瑩潔瑟。如琴瑟。其絃條理井然。最爲嚴密。制者。

武猛之意。恂嚴謹貌。乃心之不散亂。慄戰懼貌。乃心之不昏惰。  
恂慄卽直解瑟惻者。赫乃顯盛。一身之舉動。式於九閨。喧乃大  
語。一言之吐露。播於四方。威者。有威可畏。如望之儼然。聽其言  
也厲。儀者。其儀不忒。如行爲世法。言爲世則。斐文貌。誼訓忘。盛  
德至善。爲民之不忘。乃同然之感。有以深入乎人心。而不可解  
也。逐句還他各爲訓釋。不必互相聯絡。道學指格致。自脩指誠  
意。恂慄指正心。威儀指脩身。盛德至善之不忘。指格致誠正脩  
之造其至。此是借詩以證格致誠正脩而繹其旨者。前王指文  
武君子。是有學問的人。小人。是無學問的人。賢。如前王之仁讓。  
是其賢處。倣之以興仁讓。卽賢其賢也。親。如前王之老老長長。

是其親處。做之以爲老老長長。卽親其親也。樂者。前王之教化。  
使風行俗美。何等快活。樂其樂。是受享前王遺下的好風俗也。  
利者。前王之生財。使家給人足。何等利益。利其利。是受享前王  
留下的好生業也。其實賢親小人亦有樂利。君子亦有各從所  
重言之耳。遺澤一日在人。則人心一日未泯。故沒世不忘。此是  
借詩以證齊治平而繹其旨者。程朱謂兩引詩皆釋止至善。以  
文中原有至善義。若不將本文移置篇末作結。則自須櫛從程  
朱爲當矣。

演止至善之說。何昉乎。詩言邦畿有千里之廣。惟民之所居。止  
詩言繙蠻其貌之黃鳥。止於丘隅之高阜。夫子讀是詩而嘆曰。

鳥於當止之處猶知其所止可以人爲萬物之靈而知止不如  
鳥乎能止之式何如詩言穆穆然玄默之文王於乎緝焉聯緝  
熙焉光明而以敬爲止如爲人君仁是至善則止於仁爲人臣  
敬是至善則止於敬爲人子孝是至善則止於孝爲人父慈是  
至善則止於慈與國人交信是至善則止於信蓋隨其所值可  
得乎止者而止至善不於文王昭示之耶云何有格致誠正脩  
之說詩言瞻彼淇澳之水隈荼竹猗猗其美盛有文斐之武公  
其德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如玉之琢如石之磨瑟兮嚴密儻兮  
武猛赫兮顯盛喧兮宣播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忘兮所謂如切  
如磋者言其爲學之研窮卽格致也所謂如琢如磨者體之自

已以爲脩治。卽誠意也。所謂瑟兮僕兮者。心體毫無昏散。恂焉嚴謹。慄焉戰懼。卽正心也。所謂赫兮喧兮者。身範極其睭益。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卽脩身也。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言德極其盛。善極其至。民之感之者。自億念而不能忘也。是格致誠正脩之造其至。殆非無稽矣。云何有齊治平之說。詩言嗚呼。文武之前王。其德不能忘。前王何以得此於後人。蓋以知學問之君子。師法前王之仁讓。賢其所賢。師法前王之老長。親其所親。未知學問之小人。享前王風俗之美。樂其所樂。被前王耕鑿之澤。利其所利。前王貽澤之長如此。此以沒世不忘也。是齊治平之述其至。又非無稽矣。

商王五成問仁敬孝慈信。卽是敬止否。答曰然。曰如此則仁敬孝慈信似只指心體不宜說向作用上。曰本文明說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如何不是作用。近日講書。要子  
件件要說到心體。且問能作用的又是誰。若畫定存主的。總是  
心作用的。不是心。則心止管定腔子內所謂止者亦將局守方  
寸。而爲頑然一死物矣。又何至善之有。○曹覲文問。時說切磋。  
先在欲上刮除乾淨。琢磨方在理上脩琢完好。似說得精細。答  
曰。理欲原互爲乘除。欲上未淨。卽於理上未妥。理上未妥。亦卽  
於欲上未淨。學脩時總爲着理。欲之消長。安得分作先後兩路。  
恐於心學上難體會。○虞宗政問。恂慄似卽敬字之義。但文王

是自然的。武公是勉然的。當有安勉之別。答曰：緝熙敬止。固是自然。恂慄訓瑟惻。乃是狀其心體之謹密。而無纖隙可乘。亦非勉強者所能。蓋此總是引詩之成語。以證首章之旨。俱就見成的說。不必論其人之有功夫與無功夫也。○劉國裕問：瞻彼淇澳。與前王不忘二段。當是證止至善。何以謂精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答曰：據今本。置於各傳之前。只得要以證止至善爲訓。豈知賈逵古本原在全書之末。明是總結。則八目與三綱皆謂歷引詩書以作證。而釋之。其旨趣不更爲悠長乎。

管東漢曰：人學既發，累年平天下義竟，然後反到首章三綱領上，而通釋之。蓋與中庸篇首言天命之性而終歸於上天之成無者無以成。例吳觀我曰：未知而學，非無學時之脩能知而脩，非無脩時之學。

學奕者必當局學弟者必恭引學時之脩也。知奕者不忘譖。知射者不忘發。脩時之學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潤明明德親民止至善雖分三項而根本只在明明德故復引夫子所論無訟以作證而抑繹之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所言訟的人言語虛花全沒有一毫真心乃無情者使無訟是無情的人不敢將辭說展辯惟恐虛言負疚志向上十分害怕大畏民志卽頂上無情一直說下蓋此句還是歇後語究所以大畏畢竟繇已之明其明德而有以觸發之者此謂知本亦只就無訟本於畏志泛泛論個知本而明德爲本意自

見於言外

演知本之說又從何昉者夫子贅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是無情實者一對之我卽不得盡其虛隉乃有以大畏民之志向論無訟至於畏志如此此謂之知本而所謂明親至善之歸本於明德豈復無所證而云然哉

商羅應垣問此謂知本舊講不指民志之畏乃指己德之明似亦直截答曰從來刑聖勢禁只可使民外邊畏到畏及其志則感從君德自不待言因本文原未指出不添贊更覺佳矣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鄭康成古本此二句原在其所薄者厚物致知之義已發於首章雖爲收結原未嘗亡謂定靜安忍爲發格致更可互證但程朱既移闕於此今不敢復古第爲發明於後

測此謂知本應上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結之。是爲貼切。復加此謂知之至者何。蓋脩身中原以致知爲盡着。乃本中之本。惟其最重。故格致功夫。上文定靜安慮得已詳言之。既知脩身爲本。則必能窮木之盡處。用格致之功。而知可至。故接以此謂知之至也。單結知至。以其爲木中之獨重。而非六目之可並。且以應前明德明字。以見大學重在自明誠之意。

演推本於脩身。此謂知本。惟推脩身之本。而定靜安慮以格致。此謂知之至也。知既至。而德之明者。不已適明之也哉。

商羅伏龍問。此謂知之至也。明似傳中之結句。六目皆有傳以釋。何獨致知無釋。答曰。此謂知之至。但有結句。無引首句。且結

句亦與各傳不類。明是首章之結語。至釋誠意。又不類正心脩身等之兩下開合。獨提誠意。若斷自誠意爲始者。則致知之不立傳似非無謂也。施惟誠曰。凡傳俱有發明。此謂知之至頂上。太空卽謂定靜安慮。是發明格致義相闊太遠。恐承頂不來。曰。既是結語。乃總收通篇之旨。此謂勿本勿業。繫結脩身爲本矣。此謂知至。又卽承知本而結通篇。豈但定靜安慮。卽明明德。且相爲呼應。有何隔遠難承耶。湯自新曰。八目並列。而獨結知至。謂所重在格致。有何爲據。曰。八目先說平天下。乃不云平而云明。明德於天下。又推本於致知格物。首尾俱是重明。且篇中定靜安慮。若非發明格致。則與誠正脩等。未免夾混。將從何處。

下手恐此義無安頓處矣。既是經文中獨發格致，則顯是專重格致故篇首說明明德篇末結知之至，皆意主重明而天然相爲呼應，豈得尅格致於衆目而可代作傳爲耶。

管東溟曰：或問宋儒論學必曰知行並進，而禪家亦惡解浮於行，今釋大學格致章中結語，全不提起力行單占，此謂知之至也不幾於重解而輕行乎？曰：知行何嘗相離？禪家則解光而行後，故儒者以知行並進攬之，然曰並進，則猶二之也。此是儒學非聖學，亦是賢希聖之學。非聖希天之學。聖學之所以爲妙，全在合內外之道。言致知不必以力行補之，行在知中矣。言力行亦不必以致知補之，知在行中矣。然聖人行無緘迹，所過者比，其所隱然獨覺而莫可測其涯涘者，知也。知是聖學之進德處，格物之格，正舍知行合一之寂，而非並進之謂也。俗儒好攻佛氏之瑕，將正覺妙覺等義而故僻之，然則亦僻孔門如本知至之案乎？甚矣成心之碍聖學也。吳觀我曰：首篇之末，特結以知之一言，則正以明夫全經之旨，首歸格致而不必更爲之釋也。知恭致之不必釋，而可以知傳之不必補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厭如字賓

測毋自欺者不要欺瞞了自心之知此在格致以後固能靈知不昧然不特賢者有之卽看下而閒居小人見君子厭然掩者本心何嘗不明白可見此知人人皆有只爲自己瞞昧過了所以吃緊道一句毋自欺見誠意更無別法只在提此自心之知作主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二如字直接毋自欺形狀謂其様

子猶如惡惡臭。好色一念。凡人情他念皆有寬假。獨是觸着惡臭。便心下十分煩惱。見着好色。便心下十分喜歡。只此煩惱喜歡之念。無不罄盡。則本心便已直達。至於外邊惡臭之遠。好色之得。原難取必。總置不論。且此只就人情好惡形狀。不當以善惡相攏泥也。惟本心直達。當下更無欠缺。不滿意處。故謂之自謙。註疏作慊。獨卽指自乃意之萌處。以其離人單有自己。故又以獨言之。凡人當對偶時。皆知簡點。無糊便易放肆。不知自作自受。正在此獨。瞞了他。落得自討煩惱。依了他。落得自討快活。故君子必慎其獨。下文引小人正發明獨之不容欺處。聞居是沒有交際人所不及見者。此時作爲不善。無所不至。自道。

極有趣味。及見君子方纔露出厭然模樣。厭惡自己。覺得  
而目可憎。語言無味。怕將出與人看。於是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把平時做的不好事。藏匿過了。不曾做的好事。鋪排出來。人之  
視己已字。是小人自指。小人當拏著時。於人之視己。恰像把他  
肺肝盡情看破了一般。乃自心覺得如此。夫揜善者不善。本爲  
要欺人。却又自道被人看破。而厭然之狀已露。揜著濟得甚事。  
則何益矣。誠中誠字。從來俱作好字眼看。卽項小人。他行事固  
不好。厭然如見的念頭。却是真實。誠中形外。正指此厭然如見  
之念。既已實其於中。則其情態。自必形見於外。而無能復匿也。  
此借小人。狀其本心之不容自昧。於獨更爲痛快。故復申前義。

而曰君子必慎其獨此獨不專屬閒居卽見君子處俱是如人  
面孔向着人口裡對人說話心中暗自思忖人不及知豈不是  
獨曾子曰三字據賈逵謂大學是子思所作則此乃引曾子之  
言爲證者所視所指只虛虛說有個所在爲十目一齊所視着  
十手一齊所指著指視周圍森布無一隙之空故嘆其爲嚴本  
意則實指此獨之肺肝如見誠中形外也惟誠中必形外故宮  
而有財者能潤屋有德而誠意者能潤身德卽指誠意心廣體  
胖正是潤身處心體包乎天地萬物原極廣闊一有私僞此心  
捨不出來與人看便被皮囊裹定狹小了誠意的人其心仰不  
愧俯不怍上下與天地同流何等廣大胖卽詩伴與爾游之伴

乃寬舒展布無局促拘攣之義也。心廣體胖則正心脩身之驗亦於此發其端矣。夫惟有德者方能潤身而心廣體胖則意不誠、正脩之功皆從此斬絕更無可入手處故君子必誠其意此章雖獨提誠意而毋自欺句爲致知格物收實踐之功心廣體胖句爲正心脩身啓駢養之路並見相闡之義而或先或後俱於此着力則誠意洵爲吃緊處也。

演所謂誠其意者當直達其本心之知毋得自己欺昧也其直達之狀一如惡惡臭之不能容如好好色之不能釋情無不竭乃始快足於已而無餘歎此之謂自謙欺慊皆屬於自是功夫全不涉人見止在意中無構之獨爲根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卽以小人觀之當其閒居時作爲不善無所不至將獨知之本  
念已盡情覆過矣及至見君子而後厭然疚惡之狀覺有不能  
自欺者於是掩蓋其不善而張著其善此時又於人之視已却  
如見其肺肝然更覺有不能欺人者則掩著亦何益矣此謂獨  
念誠實於中則情態必形見於外獨之不容自昧如此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曾子嘗言十日之所環視十手之所環指昭布森  
列其嚴密矣乎讀此言而誠中形外之獨更有惕然者大凡財  
多而富者必潤澤其屋意誠而有德者必潤澤其身於心則不  
愧怍而廣大於體則無局促而伴負有德之潤身若此皆繇誠  
意所致是誠意實從悟起脩最爲學問吃緊故君子必誠其意

商唐時兩問格致後輩猶有自欺而乃以毋爲戒何也答曰人  
儻有見地高明自負能悟却不去實落用功實行終不副其所  
見所謂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總之本心人人自知人人未必  
能自慊不慊便是自欺了○史乘古問惡臭好色明是爲善惡  
作比喻何爲好惡不貼善惡答曰世人惡惡臭好好色爲最真曰既  
好色孰爲絕無一毫之欺曰自然惡惡臭好好色爲最真曰既  
如此則以二如字緊頂毋自欺形狀豈不直截痛快蓋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原爲毋自欺作比喻若說爲善惡比喻是於毋自  
欺處又添一層反覺冤僻矣曰若不求決去必得於好惡猶恐  
未盡曰若求決去必得則世間不如意事甚多何以能得自慊

吃緊在喚醒兩自字。不得添補致掩原文。○李宗臯問此慎獨於中庸慎獨同否。答曰。中庸之獨根上性來。乃指性體。慎獨之極。則爲至誠。學問已到盡處。此之獨根上意來。止是意之萌處。慎獨之極。亦只了得誠意。乃學問中一節。曰誠意之慎獨。豈不必造到至誠耶。曰。造到至誠。則意已盡化。豈復誠意之可云。蓋中庸重在誠。故總提慎獨作主。而大學重在明。故慎獨止列之一節中。○曹奏續問。小人爲不善。至於肺肝如見。皆謂作事敗露。今何故以獨之不容自昧言。答曰。人之視已已孚。明是小人自道。非真有人見他。蓋其爲不善時。獨念決定曉得不該做。但只是將他欺瞞。不依此作主。所以纔到君子面前。獨念便不能。

相安。自己厭惡起來。只得向外邊多方掩飾。然獨念又在內悅。  
張驚恐道是被人覬破。可見這獨決埋沒他不得的。若其形外。  
則在厥然揜著看出。有此情態。自難逃於識者。但此爲闡明誠  
意。惟狀獨之不容自昧。最要緊耳。○張右民問。十目十手。明指  
獨之不容自昧。何故要虛說。答曰。此引曾子平日之言。總是狀  
其指視之最衆。以警惕人。原未說定何處。究竟不外一獨。而或  
自己驚疑。或被人覬破。惟虛說則俱可該得。○方之澣問。心廣  
似明說正心體胖是明說脩身。何謂發其端。且此是釋誠意。何  
爲預及正脩之驗。答曰。心廣止能致廣大。未必盡精微。正心則  
精微兼盡矣。體胖止於脾面盈背。未必周旋中禮。脩身則周旋

悉中禮矣。其驗原自有別。蓋誠意承致知而爲心身啓鑰。功夫實相貫串。故正脩之效。雖未畢彰。而亦已漸露。要非判然西截。○俞忠震問。世亦有誠意而不致知者。如子路錯認衛事。自甘一死。然其心實未嘗有欺。答曰。然此所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夫子嘗教以勿欺。則強不知爲知。終亦脫不得自欺。繇此以推。凡實行精嚴。而見地未徹者。其於誠正脩處。恐未可自信爲極則也。

管東溟曰。有聰明曠達之士。或預聞於聖學。或參契於禪玄。觸發性靈。漸入真境。亦庶乎其知止焉者。而僞根未拔。世味轉迷。反以其圓通無礙之宗。滋長其徇外爲人之念。聽其言。見道之言也。驗其行。動衆之行也。而察其心。則自欺之心也。故大學於物格知至之後。尚嚴慎獨之防焉。○獨以無對爲義。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一分於善惡。卽有對矣。局名爲獨。日善惡有對。而

好惡之真則獨體也。解於善惡而好惡之真幾遠。真幾雖露而一有自忽之心。獨亦滿矣。至於毋自欺。必自覺。而慎獨始無滲漏也。○謙之謂懶。正如說之謂悅。

吳觀我曰。意能分別物我。而馳於二。亦能比度物我。而反於一。能對境生情。而增其妄。亦能因言得旨。而悟其真。能以後念。持前念。而益其迷。亦能以後念。破前念。而損其執。心之所以卽聖而凡者。以其有意也。冥之愚也。心之所以轉凡而聖者。亦以其有意也。功之首也。物非意不格。知非意不致。心非意不正。身非意不脩。貞非意不製。喜非意不止。○閒居非獨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閒居之謂乎。夫物我之妄心。無時而不用。誠意者。用慎獨之照心。以破之一念。不用於然。則一念用於妄矣。念念不用於照。則念念用於妄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慾。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身如字謂忿慾。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所發者。乃不曰心而曰身。是不

從心之虛中順應而從身之血氣偶動也。四者原人情所不無。但有所忿惱。則未免著於忿惱之相。而不能還返於虛。不得其正。直頂上文忿惱便不得其正矣。不必添入心字。下三句亦然。此在能誠意者執心未化。正是其有所處。然卽以常人泛論。亦無不可。惄乃怒之忍而不得達者。忿惼者氣慾。恐懼者情惕。憂患者慮深。好樂則悅慕而且暢遂矣。心不在焉。因忿惼等偏於所發。心隨之以有着。而失其虛中之宰也。凡目視耳聽口食。皆藉心照管。方能知覺。今心既不在。則顧彼失此。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自是實事。此歷數其受病之處。只在一所字。病旣明而發藥有不待言者。蓋虛虛狀個心與身相關之切。以見脩之。

必因乎正也。若實落用正之之功。則未經道及。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人從氣質上起念。身有所忿懥。則忿懥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恐懼。則恐懼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好樂。則好樂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憂患。則憂患以有着。不得其正。因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引其心而不在焉。則百體誰爲覺察。將目視而不見色。耳聽而不聞聲。口食而不知其味。一身舉動。悉茫然矣。心與身相閑之切如此。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問玉純臣問。身本蠢然無知。何以能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答曰。身無知。卽精心以爲知。心爲氣質。用事便不是心之本然。故屬

卷之三

身既藉心爲知。則忿惱等亦卽是心。何爲不得其正。不指心說。曰。玩身有所。忿惱則不得其正。從忿惱一直讀下。父氣乃順。伸入心字。不免添補。且心之不正。惟就所發處。方纔有可指點耳。李佐曰。下文緊接心不在焉。若不得其正。指忿惱等。則意不直承矣。曰。因所發之有偏。而知所存之失主。其意正爾相承。○倪嘉元問。忿惱等旣從身起。卽是不得其正。何爲又重所字。答曰。所乃方所。若無所。則雖從身起。形色卽是天性矣。故心所量爲大病。○吳士文問。忿惱等旣因身而不正。則從心起者。必得其正矣。當是如何。答曰。在心則如發憤忘食。便是忿惱。君子以恐懼脩省。便是恐懼。好之者樂之者。便是好樂。君

子有終身之憂患。其不能也。便是憂患。凡此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卽正矣。閔兆祥曰。如此恐未免作意。說不得正心。曰。發得自然而然。卽屬之心。如夫子本毋意。而亦發憤忘食。豈不是心上作用。○李浩問。不見不聞不知味。還是視聽食失其理。若謂真實不見不聞。恐無此事。答曰。嘗聞先輩有專心讀書者。家人食以糖糕。彼以糕飴愚而食。不知其非糖也。安得謂無此事。本文原只說視不見聽不聞。失理嫌於補贅。○邢士俊問。畢竟正心當有功夫。如何樣去做。答曰。心上最难着力。纔着力便是意。惟從誠意後。養未發之中。以化成心。調已發之和。以消執念。是乃正之之功也。傳者止欲發明身心相因處。故此不之道及。

管東漢曰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心者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心體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乃意中之根塵耳。大學以之言正心者何曰此承致知誠意之後而言。悟境猶存而我心未盡不無忿懥憂樂之心所爲皆意根爲之障也。蓋誠虛未化則與天地不相似而心非其心矣。安可謂知已致意已誠而忘所事哉下章以親愛惡惡之辟言身不脩亦此意也。○卽忿懥恐懼以正心則可就忿懥恐懼以求心則不可。心之體當求諸忿懥恐懼所不可達之地亦不可泥方寸之地而求心也。內與兩山河大地及我心我身俱妙明真心中物。又謂不思善不思惡乃是本來面目最善狀心者。

吳觀我曰心之知動於好惡之意而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異名內合於身而外達於家國天下身也者好惡之根也。公好公惡者脩身以發機復卽有還無而心得其虛靈之正作好作惡者緣身以起見故自無適有而心繫於偏倚之鄉。正心者正其忘身之心而已。脩身者脩其從心之身而已是故益之而損者有身之病也。損之而益者治世之醫王也。大學一書多標對治脩齊二釋直指病原識病不議治者有抱薪救火之虞。議治不議病者有斬草遺根之患此身有之身善乎其言正脩也更之曰心是亦不可以已乎。○四凶之誅忿懥而無所忿懥勝

子之戒恐懼而無所恐懼三握之動好樂而無所好樂渟水之  
弊憂患而無所憂患何則因於民而不生於身也不生於身而  
易存有於心哉心無存故無不在身無爲故無不爲○有而無  
者心之用也如鏡照萬象而一空之相恒如無而有者心之體  
也如鏡涵一空而萬象之性以具卽用證體有爲之應達全道  
體妙用神無念之空知皆照不隔不倚時措精宜正也脩也學  
有二道乎哉○問周子以主靜立人極程子見人靜坐卽歎其  
善學正心者可不是務乎曰主靜誠可以立極而所謂主靜者  
非但以靜坐爲事也靜坐雖可以入道而所謂靜坐者非但以  
佂違爲功也何則有托於家國天下之身斯有交於家國天下  
之事行有餘力則靜坐以涵養之勿失其時而已矣離事求靜  
則偏於靜矣奚其正且夫見我之有畔掇忻美而遺之以靜見  
物之可畔掇忻美而排之以靜此動因非靜因也假令久久得  
靜正如巨石墮草不下潛滋當其靜時似有歸着及至應物猶  
然故吾君子笑服焉君子之於靜也不求妄心之不生而求撫  
心之相續於念念中常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爲  
我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知無有我繹綿密密寂寂惺惺從  
較勘得收斂從收斂得純益得澄湛從澄湛得光明夫  
是之謂主靜以潛動君子之於動也不求情念之不起而求性  
覺之不昧於事中常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爲

未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如無有我了了明明白堂正正從  
敬畏得閒然從閒然得脫酒從脫酒得剗融。從閒融得混合。夫  
是之謂振動以生靜然則絜矩之道非但用之於動而亦用之  
於靜矣。立極之道非但主之於靜而亦主之於動矣。靜之所得  
出動以鍛鍊之。動之所得入靜以保任之。以明契止。雖止而不  
晦其明。以止發明。常明而不失其止。此大學之格致誠正所以  
不在家國天下之外。而大學之脩齊治平所以不在定靜安慮  
之外也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赦惻而辟  
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  
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測人之其所人字乃通論人情之訓往猶言向著這一邊去辟  
則加於彼而有偏矣。親愛是情相洽者賤惡是不肖者畏敬是

分相臨者。哀矜是失所者。放情是不必加禮者。此五者。六家之內。難定屬那一等人。亦有一人而兼有幾件者。親愛畏敬哀矜。是好。然其人豈無惡處。賤惡放情是惡。然其人豈無美處。人只因辟了。見得這一邊。便不見得那一邊。故好知惡惡如美者。天下鮮有。深嘆平情之難也。碩訓大引謬不但證好惡之辟。正以人情之最切者。微醒之人。只要道子好。便惡也。一味謾短。不曉得人只要嫌苗惡。便碩也。一味過望。不曉得目前極易見的事。尚然如此。此章不說身如何不脩。家如何不齊。惟將情之出乎身而行乎家者。歷狀其偏。受病只在一辟字。而不脩不齊之相因。已自昭然於言外。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何也。常人之情一之於其所親愛，便偏於親愛而辟焉。一之於其所賤惡，便偏於賤惡而辟焉。一之於其所畏敬，便偏於畏敬而辟焉。一之於其所哀矜，便偏於哀矜而辟焉。一之於其所放情，便偏於放情而辟焉。故好是人而猶知其惡，惡是人而猶知其美，能不至於辟者，其用情甚難。舉天下鮮有矣。故俗謬有言，常人喜於子善而莫知其惡，忠於苗収而莫知其穢。目前極易曉事，尚且有蔽身之接於家者，若此安望其以脩而得齊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商史起夔問正心後，何以有好惡之辟？答曰：辟非必作意，乃其人應好應惡，而無心中或稍踰其則。蓋學問雖已深造，而無始

來習氣。是難盡除。故正心者亦恐未免。然既云人之其所。卽就人情之通弊。論亦可不必拘定在正心後也。○王師濟問之。其所句。時說謂之字。卽辟字。意着力還在之字。答曰。如此則當云人之其所親愛焉。之其所賤惡焉。何必又贊一辟字。○孟師尹問。脩身即可齊家。何以大舜猶有傲弟。有不肖子。答曰。處置得宜。乃所謂能知其子之惡。正不妨於齊家者。

吳覲表曰。忿惄恐懼。好樂憂患。好惡之見諸事。而通家國天下之人者也。事必本諸身。故於正脩之釋發之。而帥民之仁暴。於是乎分矣。契憂暖畏敬。良於教情。好惡之加諸人。而成家國天下之事者也。人莫覩於家。故於脩齊之釋發之。而用人之得失。於是乎判矣。合之非一。析之不殊。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

不山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卷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偾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忍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測教人之人指國人不出家是身不出家成教則未嘗無條教之頒所以能成就者全繇家之率教爲榜樣也下三句正解此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時卽將此孝親的去做更不必別用章程弟與慈亦然引康誥獨發慈以使衆因此章爲治國設較重在使衆耳康誥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是言保民如保子母之於子將此心真切去體貼他則啼笑之間必有彷彿其所欲者此繇心以誠通無假於學就慈幼而使衆可類推矣彼此一體爲仁先後有序爲讓與是國人效家之所爲而與起也貪則只要自討便宜不管人吃虧與仁反戾則只像自意行去不顧人不堪與讓反作亂亦效其貪戾而相爲爭奪也機者弩之發

動處撥指於此，破的於彼。一發便往是借來形容字眼。如此指着典仁與讓作亂言機括之迅速不爽。是這等樣的。此謂二句。引成語爲證。復引堯舜桀紂而推本於所好。卽誠求之意也。有諸已。指仁讓無諸已。指貪戾。是所好者。求諸人亦教之。仁讓非諸人亦教之。毋貪戾。足所令者。以此律已。卽以此教人。謂之恕。我之所告戒。爲人之所明曉。謂之喻。藏身不恕而能喻人者。必無之事。正與前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相顧而意更明。切矣。故結以治國在齊其家。章內許多字面。分之爲孝弟慈。合來是仁讓。再合來是仁存之。卽爲誠。推之卽爲恕。只是一件。蓋惟誠乃根於所好。方能以恕爲令。其教人仁讓以盡孝弟慈。自

無乎不中而人人皆喻一誠求足以貫之者也三引詩乃咏嘆前義宜其家人詩中本屬女子而釋詩則就治國之君子言矣宜家人宜兄弟與之相合宜也其儀不忒表儀處不差忒卽足法之意也三詩只正是四國句指國其餘皆單指家而作者推及於國正見教國卽在教家中已寓復言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單就三詩以結之

演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何也蓋其家不可教誨而反能教誨國人者無之故君子身不出家而自成其教化於國何以明其然孝於親者卽所以出而事君也弟於長者卽所以出而事長也慈於幼者卽所以出而使衆也方法原無兩樣卽以慈觀

之。庶語言如保赤子。大凡爲母者。以其心真切求子之欲。雖不盡中。亦相去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夫者也。赤子無知。尚可以誠求而况國人哉。一家謗然相親而仁。自一國效之。皆興起於仁。一家退然相遷而譏。自一國效之。皆興起於譏。一人貪而不仁。反而不讓。一國皆必效其貪戾。至於相爭而作亂。其機括之捷於響應如此。此謂一言之失。卽以償敗其事。一人之得。卽以安定其國。自古如堯舜。卽帥天下以仁。而民卽從其仁。如桀紂。倡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其暴。桀紂何嘗不令民爲仁。但其所出令。反其所好尚。民只從好而不從令。是故君子有仁讓於已。而后以其有者求諸人。無貪戾於已。而后以其無者非諸。

人此乃推己之恕。民皆昭然可曉。若所藏蓄乎身不怒。而能曉。喻諸人者。決未之有也。正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治國在齊其家。詩言桃夭夭其少好。葉蓁蓁其美盛。之子于歸。往嫁必宜。令其家人夫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使皆宜其家人不特此也。詩言宜兄宜弟。夫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使皆宜兄宜弟。又不特此也。詩言其儀不差忒。乃表正是四國。夫惟其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足以爲人之法則。而后民之爲父子兄弟者。取法之也。卽三詩觀之。而齊治相因之理。不有更相倡和。而諷詠不窮者乎。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商柴世基問孝。卽所以事君。乃以王祥之孝。而身事二姓。何如。

答曰。事君時須將孝去用。若置之不用。則理雖一而人自歧之矣。如能愛己子。而不能以愛己子者愛民。亦此類也。○王應莘問。堯舜帥天下似論及乎天下。何以入之治國章。答曰。有諸已。無諸已。藏身不恕。皆就切身處言。則所謂帥天下。原指身之所倡帥。未便及於天下。民從似卽親矣。所帥之民耳。於治國亦說得去。若論天下字。則天下章內又有長國家者。彼此原可通用。不必徇徇也。○狄秉謙問。如桀紂之君。其求人非人。必顯然不恕。何謂藏身不恕。答曰。以所好對所冷。則令播之天下。而好藏於一身。卽謂之藏。非必藏匿不露也。然世有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則藏匿意亦不盡無。

吳觀我曰民之取法國君在家齊之後身之淳法治國在齊家之中是故明明德于天下之教可以漸教而明明德于天下之  
欲不可以不頓發也明明德于天下之事可以漸教而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不可以不頓脩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  
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  
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  
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巒巒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  
岐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晉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有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娟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

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苗必遠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飲之臣與其有聚飲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有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命如字譜

測平天下實事專在老老長長恤孤三句正是明明德於天下處而明德有同然須要絜矩以與民同好惡故言好惡之公私而結以得衆得國失衆失國是以民心之向背言得失絜矩在理財故言理財之公私而結以善則得不善則失是以主德之純疵言得失絜矩在用人故言用人之公私而通結以忠信則得驕泰則失是以君心之敬肆言得失一步警切一步然理財貴於生故又論生財之大道用人戒於聚斂故又論聚斂臣之苗害是理財復關乎用人而實總歸於絜矩者也上老老長長恤孤根上文治國來乃指上之施於下者不以在家言但下文有絜矩尚要推開則此止虛論上施下感之情要未實舉其事

耳。老老謂安養其年高者。長長謂優禮其分尊者。恤孤謂撫恤其年幼而孤獨者。民者廣衆。盡人皆然。興孝興弟不倍者。因之所感觸。皆興起其老老長長恤孤之念。正如石中之火。一擊便現。卽此見明德人所同具。與我無異。因我以知人。用此方法推去。無處不合拍。是以君子有個絜矩之道。矩乃爲方的法則。疑頗今之角尺。絜者謂間束之。將這矩周圍度轉。物之方者。六面皆平。故遍舉上下前後左右爲天下最廣濶。須遍處絜到。乃無遺耳。如人不能知下之情。但把所惡於上的看來。便是使下的方法。則好以使下。人不能知上之情。但把所惡於下的看來。便是事上的方法。則毋以事上。前後左右皆然。此分明畫出一。

絜矩模樣，故絜接此之謂絜矩之道。乃證明前義，絜矩似卽格物。上下前後左右卽是物，亦卽盡乎天下。絜此矩而所惡反觀，知上下前後左右之情同。卽格物也。絜此矩而所惡弗施，使上下前後左右之各得，卽平天下也。但格物所該者廣，而絜矩止就平天下一端論耳。此正是明明德於天下爲通章最緊要處。下文公好惡而理財用人，皆爲此也。這好惡能絜與不能絜，關係非是小可。故引樂只之詩，要將父母字挑醒。民之好惡，我卽好惡之，是我與民合成一個。而愛民如子，故謂民之父母。又引南山之詩，要將師尹挑出有國來。見師尹尚爲民具瞻。有國者其好惡更不可不謹慎。一辟便爲天下僇了。此處好惡之利害。

猶分說復引文王之詩合斷之道字俱訓言得衆得國頂生同好惡而爲民父母卽未喪師之亂上帝者失衆失國頂上奸惡辟而爲天下僇卽已喪師之當監者二則字文氣甚緊纔得衆便得國纔失衆便失國畧無停待正見峻命不易之意民心向背其機如此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看是故二字緊頂上文原無分截德卽是絜矩之矩慎卽有國者不可不慎之慎一念稍肆絜處便不周徧故君子他務未遑急急慎德有德則得衆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此二句猶是頂前得衆得國說來有土則率土所出盡入朝廷貢稅此有財有財則府庫所藏悉繇朝廷經費此有用惟人土財用必因乎德故斷其德爲根本財爲

末節譬之樹然。根株既固。枝葉自茂。兩者原相因。若外本內末。是將德置之身外。財飲之身內。本末反倒置矣。爭民施奪者。爭利於民。而施之以奪也。既奪其有。則誰肯歸心。民散意已。隱然言外。遂接以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與財必無並聚者。然財聚亦就一時言之。究竟未有不散。悖出意又隱然言外。遂接以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債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空言尚且要報。實利豈能甘心。財之散。可斷其必不免者。引康誥惟命不於常。又以用財之利害合斷之。善則得。頂上慎德而人土財用相因。不善則失。頂上外本內末而民散悖出。此亦有一則字。畧無停待。以見天命不常之意。夫天命得失。一係於君德。

善不善可見人君當寶善而外此無足寶者故隨引楚書舅犯之所論寶者說去楚晉王孫圉答趙簡子白珩之間者惟善爲寶謂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也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因秦穆公諷以得國而教之相答者仁親爲寶謂親死不得與於哭泣而思盡仁孝也觀兩言無以爲寶似於理財合惟善以爲寶似於用人合獨仁親句兩無所屬總因成語寶字相連帶說蓋繇理財暗過到用人斷而不斷藕斷絲連之法也秦誓秦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作誓以告羣臣者斷斷是斬釘截鐵絕不粘帶卽無他技模樣休休書作德心逸日休是樂易和美之意如有容者要說他有容先爲摹擬之詞技是有才者彥

訓美聖訓。辱是有德者。不啻若自其口出。謂口中非不十分謹揚。其心中所好。吐露難盡。不止若自其口之所出也。寔能容之。正應轉如有容。因休休心事。難以一句道盡。故如此形狀之耳。尚亦有利者。謂其利不特在我一身。雖至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甚言其遺澤之遠也。娟是妬。疾是病人有才技。與他何與。他眼中恰似形賽了短處。利害切身。深加憎惡。人之彥聖。彼視爲冰炭。違背不合。多方阻抑。使不得通達。于孫黎民亦曰殆哉。亦甚言其胎害之遠也。此兩種人。一可好。一可惡。誰不知之。然惟獨仁人。以天下爲一體。視小人害人者。真如芒刺在身。拔去始快。故必放流之。恐其到處害人。直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止。

言惡人則好人在言外不必添贅此謂一句引成語作證能好能惡謂盡其好惡之用而不獨餘力也命是以賢才升進委之氣數全不自做主張過是待不肖優容太恕不得其宜此正是不能好不能惡反跌以見仁人之獨能耳甚至好惡全與人相反是謂拂逆人之性苗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此矣是故君子是故字直從前面絜矩收來大道卽絜矩之大道中心不偏之謂忠乃吾之本心也言在人傍之謂信謂言之不欺亦卽心之不欺也忠則能以誠求而中乎人之欲信則能以好令而喻乎人之心所好所惡無不與人心相通故得此大道驕者氣高而凌人恭者志滿而恣已凌人則人所不堪者儘力

施去。恣已則已所欲爲者。縱情做來。所好所惡。如何與人心通得過。故失此大道。忠信卽頂上能好惡之仁者。驕泰卽頂上好惡之拂人者。此亦合斷。而加一必字。乃決言非忠信不得。非驕泰不失。兩念實相對待。以平天下之大道。而止決於君心片念之間。章內雖三言得失。此獨爲究竟一者也。然絜矩之大道。又立外於理財。無財則無物。以公好惡。而絜矩亦難行矣。財不可聚。而不可不生。故說有個生之之大道。生之者衆。凡驅遊惰之農。闢土開荒。及山海禁弛。桑麻廣植。俱是食之者寡。凡朝無倖位。及無事自食者。槩抑塞焉。爲之者疾。凡三時不害。及田畯勤農。督促他。緊去做用之者舒。凡朝廷匪頒宴饗。閭冠婚喪。

祭俱有定式定時。不使急急用盡者財足。通君民言以財發身。  
謂操了財。發起其身。乃財散而民有父母之戴者也。以身發財。  
謂操了身。發起其財。乃財聚而身爲天下僇者也。未有上好仁。  
而下不好義。是決言仁者之必能發身。而終事享財。則又見財。  
之不終無者。凡上以一體愛下爲仁。上愛下。下亦必愛上。換文。  
爲義者。分之所宜也。好則各出於真心而不容解。非徒爲報施。  
要結者。事者所令民之事。如生衆爲疾之類。民皆樂趨而完成。  
其事故未有不終者。府庫乃所生之財。見輸於庫藏。必無悖出。  
常可安享。故未有非其財者。然理財不當。皆繇於用非其人。故。  
引孟獻子之言以爲戒。荀馬乘是士。初試爲大夫。馬四疋爲乘。

不察者。不諳其孕字之方。伐木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百乘之家。是有采地而自賦於民者。聚飲之臣。剝百姓之財。盜臣竊君之財。故寧舍彼取此。以利卽前用。聚飲之臣。以義卽前好義。而好仁亦攝於其內。下文正發明之。小人巧於彌縫。人主但見其聚財。不知其歛怨。故以爲善之。至於天苗人害並至。而善者亦難施挽回。則噬脐何及矣。此方明說用小人聚飲之害。而上文好義以致終事享財之報者。愈相形而見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兩言此謂前虛後實。而意只一樣。以理財歸結於用人。蓋用人爲理財而設。而理財又爲繫矩而設者耳。

演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也。國與天下情本相同。如上能  
養年高者而老其老。民卽興。起於弟長。上能撫年幼者而恤其孤。民亦卽恤孤而  
長。民卽興。起於弟長。上能撫年幼者而恤其孤。民亦卽恤孤而  
不倍乎上。可見明德人人同其度之皆合。如爲方之矩然。而可  
以絜度乎物者。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絜矩何如人情。不觸  
於已之所惡。恒逆施於人而不覺。如觀所惡於上。卽知使下之  
矩。絜之而毋以使下。觀所惡於下。卽知事上之矩。絜之而毋以  
事上。觀所惡於前。卽知先後之矩。絜之而毋以先後。觀所惡於  
後。卽知從前之矩。絜之而毋以從前。觀所惡於左。卽知交右之  
矩。絜之而毋以交於右。觀所惡於右。卽知交左之矩。絜之而毋

以交於左所惡周圍絜矩則面皆方無處不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言可樂只之君子能爲民之父母君子何以爲民父母正以能絜矩而民之所好我卽好之民之所惡我卽惡之真愛民如子者此之謂民之父母詩言節彼高峻之南山維石巖巖其可畏赫赫高位之師尹民具以爾爲瞻仰師尹不過有家尚係民具膳有國者更不可以不慎好惡一偏僻則爲天下弒僇矣詩言殷之未喪師衆曾克配乎上帝繼此宜監視於殷天之變命不易保守此言好惡同民而得此師衆則爲民父母卽以得國好惡一辟而失此師衆則爲天下僇卽以失國民心之向背其關係有如此者是故君子他務未遑先慎乎絜矩之德有

德則得衆。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有土則任土。作貢。此有財。有財則量人爲出。此有用。繇斯以觀。德者能致乎財。乃財之根本也。財者惟因乎德。乃德之末節也。若外本內末。舍德而財是務。是爭利於民。施之以奪矣。民其肯係心我哉。是故財積聚於上。則民解體而散於下。財布散於下。則民歸心而聚於上。究竟民既散矣。財亦豈能獨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亦以悖理而入。貨以悖理而橫征入者。亦以悖理而刦奪出。康誥言。惟天命不於常。言慎德而善。則有人有土。得此天命。外本內末。而不善。則民散。悖出天命。仰失之矣。君德之純疵。其關係又有如此者。則人主含善更安所實哉。楚書言。楚國無以自珩之玉爲寶。

惟觀射父左史倚相之善人以爲寶。易犯言亡人無以得國爲  
寶。惟仁孝乎親以爲寶。恭誓言若有一個臣。斷斷斬截。今無他  
技能之粘帶。其心之休休焉和美難以想像。其如有容焉。於人  
之有才技。若自己有之人。有彥美聖辱之德。口中雖極加讚嘆。  
其心好之尚不啻。若自其口出。蓋真寔能容之。非獨我一身受  
其利。以此能保我子孫黎民。極其久遠。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  
媚妬疾病。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背之。俾其阻抑不得通達。蓋  
真寔不能容。非獨我一身受其害。以此不能保我子孫黎民。極  
其久遠。亦曰殆哉。惟仁人以中國爲一體。恐此不能容之。臣爲  
之肆害。必放流之。逆諸四夷之遠。不與同居中國。惟其愛人情

切、自用惡不容少恕。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古訓良不虛者。若夫明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推讓之先。是聽之於命也。明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反流之遠。是失之於過也。豈得爲能好能惡者。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逆人之性。而人情尤所難堪。苟必逮及夫身矣。惟好惡必同於天下。是故君子有絜矩之大道。必忠信而盡已。不欺人。方好惡能通。乃以得之驕泰而凌人。忘已。卽好惡相隔。乃以失之。君心之敬肆。其關係又有如此者。而大道寧能廢財。卽財亦有生之之大道。人無遊惰而生之者。衆餉無寃蠹而食之者。寡急於耕稼。而爲之者疾緩於興作。而用之者舒。則凶荒可以無患。上下之財。

恒足矣。仁者本不爲身。惟公其財於天下。而民自愛戴。以財去  
發起其身。不仁者本以爲身。却不顧商之我述。而一味飲財。以  
身去發起其財。世未有上好仁。以真心愛下。而下不好義。以真  
心戴上者也。木有好義。於君生財之事。不急於樂超。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府庫所貯之財。恃出爲患。而非其財者也。彼發身之  
仁者。又安患無財哉。孟獻子言。大夫畜馬乘。不諳察於雞豚。卿  
大夫伐冰之家。不畜牧乎牛羊。總之食君之厚祿。卽不當侵民  
之微利。有采地百乘之家。其祿愈厚。不當蓄聚飲之臣。與其有  
聚飲之臣。侵民之利。寧有益臣。侵己之利。此謂國不以聚飲之  
利爲利。以民好之義爲利也。何者。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人君

自爲必任。小人弛獘之矣。彼但見財聚於上。以爲善之。殊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歛怨日深。天罰人害。一時並至。事壞之後。雖有善者。亦難施拯救。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聚歛之利爲利。徒受消害之至。而以民好之義爲利。坐享府庫之安者也。能用。人方能理財。能理財方能絜矩。至於絜矩。則老老長長。懼祗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陸鴻時間。前章論脩齊治。皆就身與家。家與國兩用。開處發明。平天下。獨不然者何也。答曰。國與天下。地勢雖有廣狹。設施更無兩般。只要克招得開。其義在絜矩二字內。足該之矣。○唐時雍問。平天下者。原爲要明明德於天下。章內教民之意。何以

反累。答曰：教則老老長長恤孤，已具道之矣。至於絜矩而上下前後左右之過遠，豈非欲盡天下皆明其明德耶？何得謂之界。曰：畢竟下文理財獨詳似養之意居多。曰：予以人之老老長長恤孤，何所事事？不過令其父兄子弟咸飽暖安逸，而各各得所。非財則俯仰不給，室人且交滿矣。何以得盡夫孝弟慈，爲人上者而不使泉貨流通上下？交足，又以何物爲之禁民？但在小術。離教以爲養，而在大道；卽養以爲教，其老老長長恤孤，直貫於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中，至於生財而上好仁，下好義，則明明德於天下之效，若不離財而見一班矣。○張殷甫問：老老長長恤孤分明，但是孝弟慈，何以不指在家？答曰：正爲不說孝弟。

慈。而說老老長長恤孤。故有不同。孝則孝吾親。弟則弟吾長。慈則慈吾幼。是皆行於家者。若老老長長恤孤。則泛指人之老而吾老之人之長。而吾長之人之孤。而吾恤之。不必屬在自己。且彼以齊家起治國。此以治國起天下平。意義原各有所屬。○柴世英問。緊矩從來解作推心。未有以格物解者。不知有何證據。答曰。緊矩原是借用字法。非有實義。就本書尋一證據。只有正心並無推心。未免添出惟格物則爲本體第一義。本文上下前後左右俱是物。而格字與緊字。又俱有推廣之意。適相符合。乃天然之解。不煩增釋者也。張有譽曰。既如此。何不直說致知。而又另立緊矩名目。此爲平天下而設。天下極廣濶。上下四旁。

一處不到。譬不得其平。惟矩則有個準則可繫。能處處取平。若物乃待矩取方。正不容違於矩者。且格物止於明了。而絜矩則見之施行。雖同而亦不盡同也。○楊初復問解絜矩處。何以不说所好。獨說所惡。答曰。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此單要助人知覺。方會推廣得閒。故獨就所惡處說。○洪度問。光慎乎德。時說俱指格致誠正。今何只以絜矩言。答曰。德字只是有得於心。其淺深自難執定。如明明德。指格致誠正。德潤身。指誠意。此德又指絜矩。各隨本章文義爲證。然絜矩又安在非格致誠正中來。○方士亮問。德者本也。二句舊說德爲平天下根本。所當專務。財爲平天下末節。不足計較。

乃重德輕財之意。今謂德爲財本，財爲德末，似說做一致的。不  
甚有低昂了。答曰：此是好看話，其實未真心去體貼。今如平天下者，要慎德，慎些甚麼？不過絜矩。卽絜矩，絜些甚麼？不過以財公之於民而不奪其所有。卽此便謂之德。是知本與末，雖有重輕，其實不是兩個。○吳德鑑問財散，若將君上的散與百姓，恐不免爲驕廩之政。答曰：不但驕廩亦恐狃乎爲繼。此只是朝野間，泉貨流通，不壅積帑內，而布散於天下。卽謂之財散耳。○羅伏龍問仁者能愛人，固也。惡人亦屬之仁者，恐不類其義。若何？答曰：能愛能惡，總繇一體之愛生來。其人能推廣吾愛，則愛之自不容釋。其人妨礙吾愛，則惡之自不容貸。若優劣小人，至

於作奸肆虐，流毒生靈，則豈非以小不忍，成其大殘刻哉？故昔人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仁者之用心，當是如此。○徐時泰問：泰字論語俱作好字義，此何以與驕並言？答曰：泰惟與驕反，故善。若與驕合，即不善矣。且彼論持身，則貴於自得。此論撫世，又貴於下人，亦須隨地異觀。○施性中問：仁者不求自利，何以發身爲言？答曰：若非發身，則何以管天下利權，而爲斯世斯民造福？天下既蒙其利，則尊親之戴，民情自不容已。豈仁者有意要求，且傳者將此與不仁對言，明是爲公財者，後其得算。正使貧主之醉眼知醒耳。○張作楫問：觀用聚斂之臣，以致箝害，則理財實繇於用人，似宜重在用人。答曰：子弟想還是理財爲用。

人設還是用人爲理財設。○趙仕輝問：脩身後猶有貪戾，齊家治國後猶有好惡。拂人之性何故？答曰：貪戾與仁讓對，好惡拂人之性與能愛惡之仁人對，乃彼此相形之辭，而非上下文相承比也。

管東漢曰：絜矩之道，節格物之道。上下前後左右，物也。上則事下，則使前而從後，則先。左右則交，格物也。絜矩一絜，而天下自平。矩必系於天下，而後物格知至之能事畢。吳觀我曰：絜矩之權，有位者隆，而無位者微。絜矩之道，有身者塞，而無身者通。是故聖人在上，則用其權以行其道，而群之者服於齊治均平之天。聖人在下，則備其道以定其權，而知之者傳其格致誠正之學。○好惡者，民之情也。以性言之，何居？曰：如月之彰晦之影可也。謂之月亦可也。如水之波，謂之波可也。謂之水亦可也。好惡之情，尚可以言性，而虛靈之知，豈不可以言德也？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此之譖也。○夫曰忠信以得之，曷不曰勤妄以失之？曰驗恭以失之，曷不曰湊儻以得之乎？曰此互攝之義也。欺凌之習，發揮於驗恭之情，略恭之清，還滋其

欺妄之習。兩者民之習以成性而奸惡之矩所以不能常禁者也。忠信者所以伐欺妄之本也。謙慎者所以絕驕泰之根也。其伏也。同時而伏故謂之忠信。則不言謙慎而謙慎之德已彰。其起也。同時而起故謂之驕泰。則不言欺妄而欺妄之失已彰。○夫上之好仁。豈曰使好義之民終我之事。守我之財。如蛩蛩距虛云爾哉。事非我有。爲民而有百官之事。財非我有。爲民而有府庫之財。民所以生財財所以成事。事所以保民。故府庫之財。用之於神者。爲其福民也。用之於臣者。爲其養民也。用之於旅者。爲其勤民也。用之於兵者。爲其衛民也。雖其用之於君者。亦爲其臨民。而非爲其獨異於民也。○恕之名見於齊治之釋。而以藏身寓忠。忠之名見於治平之釋。而以絜矩明恕。一而已矣。詒乎並舉之而不爲有餘。時乎偏舉之而不爲不足。○治國之釋。獨詳於教民。而經機於恕。平天下之釋。獨詳於富民。而歸本於惠。此又之默相爲用者。